

神奇的丝瓜花 ❖ 王秋珍

夏天的田膛，是丝瓜的宝地。农人早早将丝瓜苗一棵棵地栽在田膛边，每棵之间拉开两米的距离。栽好后，在丝瓜苗边上插一松树枝，以防暴晒。然后给丝瓜搭架子、拉绳子，要不了多久，只有两三片小叶的丝瓜苗就会长成一堵超级立体的丝瓜墙。

如果田膛就在小溪边，那丝瓜就会长得特别快、特别壮，雪白的根须在水中一团团地飘着，游着，宛如一群爱凑热闹的鱼儿。

丝瓜喜水不喜晒。我曾经把丝瓜种在花盆里。几天旅游回来，原本长得好好的丝瓜藤全枯萎了。次年，我把丝瓜直接种在水池边，再用一根布绳子牵引到银杏树上。丝瓜长长的细丝紧紧地缠绕着，一步步沿着绳子走。有的细丝暂时没有找到缠绕物，兀自在空中舒展着。我不免为之着急，有时会去越俎代庖。丝瓜的丝，看起来脆生生的，其实很有韧劲，即使我的手笨笨的，它也不会断。好几次，我把傍晚的丝瓜丝拍下，再到第二天早上进行对比，发现丝瓜的丝仿佛长了眼睛，原先空无所依的丝，已经在布绳子上绕出了一圈又一圈好看的眼。

最喜欢丝瓜的，是萤火虫。只要丝瓜的叶子茂盛起来，萤火虫就像得到情报一样，纷纷赶来。它们扑扇着红褐色的翅膀，在丝瓜的叶子上飞起又落下。起起落落间，手掌一样的丝瓜叶子上留下了一个个洞，俨然一只只无奈的眼。

而丝瓜，似乎在纵容萤火虫。它毫不在意萤火虫的乖张，依然努力地长，努力地开花。丝瓜花是黄色的，却不像向日葵那么深，它的黄是那种明亮的黄，似乎阳光稍稍深情一点，就能把它吻透。

所有的丝瓜花，都有自己开花的目的，绝不跟风，绝不盲从，更不会中途改变初心。

有的丝瓜花，一心为了果实。在没开花前，它的底部就带着一个微型丝瓜。花儿一绽开，就像姑娘的裙摆，摇摆着亮丽的色彩。倘倒过来看，就像竖条纹的衬衫配了蓬蓬裙。等到丝瓜花合拢裙摆，丝瓜早蹿了个儿，像个青春期的孩子，见风就长。直到成熟，丝瓜花都没有落下，只是蔫着。痴情的丝瓜花，陪伴了丝瓜一生。

有的丝瓜花，只有雄蕊，再怎么健美，都不会结果。有人称之为谎花。其实，丝瓜花并没有撒谎，是我们平白地赋予它必须结果的使命，却忘了每一朵花都自己的心意和秉性。

丝瓜花一开起来就非常忘我，蚂蚁和蜜蜂都爱围着它转。它白天开花，晚上也开花。日光融融，月色溶溶，明黄色的花瓣肆意地舒展着，仿佛展开了大地深处的秘密。

只负责美丽的丝瓜花，不仅好看，更是一道营养丰富的乡土菜。

摘下底部没有带小丝瓜的花儿，拍去小蚂蚁，拍掉花蒂洗净，把它们放进番茄酱里，再加点葱白和红辣椒，放入细盐，加入凉水，用筷子打鸡蛋一样顺时针搅拌。此时，火苗把锅底舔得热情无比，倒入油，等其稍稍冒烟，再倒入经过搅拌的丝瓜花，用铲子把它们划拉到锅壁，形成一张饼的样子。等一边好了，再翻个身，盛出来前加点葱花。

烧好的丝瓜花饼，有着缤纷的色彩，明黄色、浅褐色、月白色、大红色、嫩绿色，让人不由得伸出食指就去掐上一块。那香香的花儿，还未细品就呼啦一下滑入喉咙，遗憾之余，忍不住再次伸出手去。

小时候我有偏头痛的毛病，吃了一回回丝瓜花，竟然慢慢好了。后来我得知，丝瓜花还能清热解毒、镇咳平喘呢。

家家的丝瓜花，竟有如此多情的世界。有了它，田野有了明亮的眸子，时光有了香滑的柔软。

那日，周亭兰回娘家去了。她对周广田说：爷爷，我想跟您老借样东西。老毒药看看孙女，说：你是康家的人了。周亭兰说：我知道。老毒药斜她一眼，说：周氏霜糖的秘方传男不传女，是不对外的。周亭兰说：我知道。老毒药又看了看孙女，说：你要借，就借钱吧。你要多少？钱我可以借给你。先说好，利钱还是要算的。周亭兰却说：我是康家的人了，我不借周家的钱。老毒药一怔：那你要借啥？周亭兰说：上次我给你说过，康家店就在码头附近，运输方便，我想把咱周氏霜糖和柿饼全包了。别人给多少钱，我也给多少钱，一分不少。另外，不管淡季旺季，赠糖都归我。您老就好好管园子，不用再操买卖的心了。老毒药账上精细，说：脚力呢？周亭兰说：脚力自然也归我。钱，我照付。老毒药想了想说：兰儿，你是说，你给家里办了事，要换点儿啥？周亭兰笑了，说：正是。爷爷，您饶我一道菜吧。

这时，老毒药也笑了，说：霜糖豆腐？周亭兰说：我就要这道霜糖豆腐。

老毒药不以为然，说：这不过

是道家常菜，自家吃的。

周亭兰说：我就要这道菜。

你亲自下厨做，让我看一遍就是。

于是，老毒药就亲自下厨，一给周亭兰演示了这道“霜糖豆腐”的做法。

自从康家店新添了这道“霜糖豆腐”，店里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一些。一些客商就是冲着“霜糖豆腐”来住店的。这道“霜糖豆腐”初看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就是一盘奶嫩水白的豆腐，上边是一些网状紫红泛蓝的细沫沫儿。可吃到嘴里就不一样了：它刚入口是绵的、嫩的、甜的，入口即化；顷刻味就变了，那是麻的、辣的，忽一下七窍生烟，只觉辛辣顶喉，一肚子的火苗乱窜；到了这时，你只要慢慢吸上一口气，立时就会觉得口、眼、鼻一片冰凉，壶玉满怀，全身通泰，打上一个大大的喷嚏，好舒服。

周亭兰开店不光靠这道“霜糖豆腐”，她生意也做得活。对那些脚力们，她仅做了一件事，就把他们的心给拢住了。比如那些推鸿车往陈州府运柿饼的，那些柿饼在陈州上船直接运往南方。以

前他们都是单趟结账，现在是来回有进项。去时推柿饼，回来推粮食。她是拿柿饼换成粮食，尔后再通过河洛仓的仓爷卖出去。这一来一回，不光挣了差价，住店的脚力们就挣了双份钱。对那些吃吃饭的，周亭兰只是把以往洗脚的铜盆换成南方那种半腿深的木桶，这叫“木桶泡脚”。烧上大锅热水，一人一个木桶烫着热水泡脚。木桶的热水里再滴上几滴柿子醋，能把那些船老大、那些纤夫们给泡醉了。得劲哪！

那些船老大、纤夫们喝上二两小酒，喜欢说些粗话，闹一闹。母亲里外张罗生意，太忙了，顾不上照顾梅文。这时候，他就会依在窑洞门旁，听他们讲一些神神鬼鬼的故事。他听见一个脚夫说：黄大仙既报恩也记仇，他要对谁好，谁就管发大财。谁要惹了它，它会把人的魂儿吸走……这些话，康梅文听得半懂半不懂。不过，他倒是不怕，他觉得“黄公”是他的朋友。

一天下来，等到再晚些时候，周亭兰就出现了。她站在窑洞门口，一手牵上儿子，羽毛般地轻声

出那部村庄辞典。

一个人属于一个家庭，每个家庭属于村庄，所有的村庄属于民族和国家。

在村庄辞典的密解章节，从密密麻麻的文字缝隙里，仿佛可以窥见一丝隐秘。每个人出生时，村庄辞典履职地给你打上一个印记。每天出生人多，做事不免粗糙，一块块不规则的图案打在臀部、腰间或胸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那就是伴你终生的胎记。

那胎记带着故乡村庄的秘方和味道，是你身世的二维码，无论你事业升腾、人生快意，或迷惘失落，都会寻到来时的路，不会迷失回家的方向。

一个生命经过村庄的滋养和母亲的孕育，在剥离母体的那一刻，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响，便剪断生命依赖的脐带。尽管我们有太多的不情愿，竭力地挣扎和呐喊，但那一声啼哭无济于事，周围长者的喜悦和笑脸，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一个生命来到人间了，诞生意味着艰难的开始，一生的行走在阳光，有风雨。

村庄辞典的密解词条里，让我们隐约看到从不知晓的机密。每个人的脐带并未彻底剪断，留下一条肉眼看不见的隐形丝线，维系着与母体的链接，一种牵连和惦念永远植入我们的心怀。这或许就是那些离乡打拼、追梦路上的游子，在悲与喜的时光里，时不时冒出的一种情绪，想家了。

想家了，其实就是想亲人、想村庄了。这种情绪直接影响到生活的节奏和工作的质量，不回家一趟，整个人都将恍惚紊乱起来。于是，机

票、船票或车票，点动手指就订下了，回归的心早已飞向那个叫家的地方，所有的念想踏踏实实落在村头的树梢上、老井的苔藓上、母亲苍老的皱纹里，那个黄昏的瞬间，不知为什么胸腔里会泛起一阵酸楚，眼里有了闪闪的泪花……

村庄辞典把游子归家探望的时间、言行，自动生成，记录更新。

引人入胜的是村庄辞典的旧词释义。比如炊烟：炊烟是村人用柴草、秆柴生火做饭时的呼吸，带着日子的苦难和无奈叹息，袅袅漂浮，弯曲如绵，最终绘成优美的图案，随风飘向天空，变成风云。观尽村庄炊烟的人，无惧人生风云。炊烟原喻淡淡的乡愁，现已消失，成为一种美好的怀念和永恒的记忆。比如饭市：饭市是村人相约在古树下聚餐的场所，各家端着粗茶淡饭，边吃边聊，聊尽天下大事，聊尽四季轮回，也聊家长里短，也聊猪马牛羊，也聊婚丧嫁娶，也聊寡妇姑娘。饭市是过去村人议论、传播、获取信息的集散地，已被电视、手机等现代媒体替代。

阅读村庄辞典，结尾部分的村庄纪实，是这部典籍的核心，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一个个平淡朴素的故事，刹那间激活沉潜的因子，唤醒沦丧的传统美德。

阅读摘录：某年某月某日，夜深。村东刘家二梗暴病，家人疾呼，声传四邻，村人纷至沓来。老者急忙捆绑担架，村长挑拣壮实后生十六人，急送二梗奔往县城医院。三十里路，未曾停

新书架

《斑斓志》：力避俗见写东坡

❖ 胡玉萍

如果要挑选一位最受现代关注的古代文学家，也许非苏东坡莫属。作为文化奇人，从享受尊崇到跌落谷底，人生奇崛陡峭，千年热议不绝。苏东坡是北宋第一高产作家，有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言说其人遂成为至难至易之事：难在海量资料披览无尽，作业俱已周备；易在几成共识相互借鉴，最可敷衍成书。自现代作家林语堂的“苏传”问世，可谓高标卓立，追随者众，蹊径难寻。苏东坡就此成为当代人熟悉的“概念”：面目固定笑容可掬，诸事重叠大同小异。张炜以十数年深研之功，兼诗学、写作学、文

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及社会思

潮溯源之综合探究，力避俗见直面文本，每言必得凿实，质朴求真，还诗性与生存实境，直抵人性深处。

当代许多读者的心中都有一个现成的苏东坡。那么《斑斓志》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新的内容、言说多少不同的思悟？十年来张炜出版过四部古典诗学《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读诗经》），皆因独辟蹊径、深思别悟和凌厉畅言，给读者带来了“惊艳”。《斑斓志》这部新著仍为传统中的“大经典”，而且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

候，勤劳的农人总是起得比阳光还早，找出闲置了很长时间的镰刀，蘸着月光在青石上磨亮，准备迎接日渐成熟的作物回家。立秋是一道充满劳动画面的乡村风景线。

立了秋，就多了一分韵致。秋，打着滚儿往前走，所到之处，到处都沾染上秋的色彩。枣儿好像有个约定，说红都红了，葡萄蔓延着紫色风景，滚圆的柿子黄澄澄的实在诱人。莲藕胖，棱角香，蟹正肥，一丛从野菊花，开得肆意风流，芳香如歌。鸟儿多起来了，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它们再也不会为觅食犯愁了，站在枝头上搔首弄姿，或斜着羽翼掠空而过，留下一圈优美的弧线。

“天凉好个秋”。立秋是夏之绚烂的结束，也是秋之丰盈的开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谁也没留下，那就让我们在享受秋丰硕之时，收拾好心情，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夕光的温柔

在一片树叶上闪烁
离别的伤感
被暮色遇见

日月湖

现在，苍翠是你的
婆娑的树枝
夕阳的温存

黄昏的静谧
暮色慢慢升起来
那绚烂的晚霞
天空的胭脂
是你的

地羞涩的样子
像一位待嫁的姑娘
被晚风吹走着
送到你身边

我忘不了……

秋日傍晚金黄的阳光
我忘不了
徜徉在你身边的时光
一群人轻轻地走来
在你身边拍照、私语
手扶着栏杆，我忘不了

铺在水中的那道残阳
它流动的光斑
黄金的项链
湖水梦中的那场大火
烧毁的黄昏，我忘不了
越来越暗的湖水
越来越苍茫的暮色
越来越大的风

公公”就从他的袖口里探出头来了，这时候仓爷就把一块霜糖弄成碎末，喂给“白公公”。

仓爷来这里吃鱼，却从不付账。每次来，他都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小二已得过老板娘的吩咐，每次都是老三样外加二两好酒。仓爷并无酒量，只喝二两，喝到脸微红时，他会说：哼，一窝老鼠。

谁说呢？没人知道。说了就了，而后扬长而去。

也有人说，仓爷天天来，是看老板娘的。老板娘虽素素淡淡，但也才二十多岁，一脸春风，的确是秀色可餐。可仓爷不像那些粗人，并不缠着打情骂俏，很自重的。碰上了，老板娘会恭恭敬敬地说：仓爷来了？请。

仓爷会说：有霜糖吗？老板娘说：给你留着呢。仓爷说：你家的霜糖真好。老板娘说：要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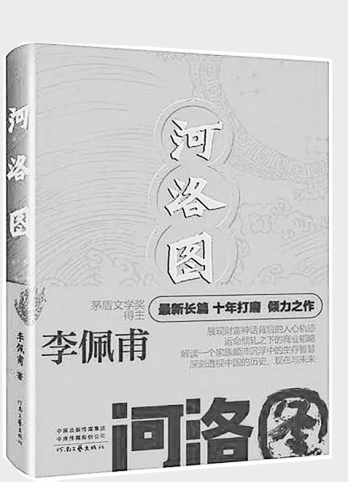
仓爷说：好东西不可贪多，品品就行。

老板娘说：仓爷是懂的。小二、快给仓爷上茶。

仓爷就说：你忙，你忙。

仓爷说：你忙，你忙。

连载



说：各位爷，累了一天了，歇吧。于是，那闹声就住了。仿佛人们就是等着她出现呢，好喧一喧眼。

当地人都说，康家店的生意

好，多亏了一个人，那是仓爷。

五

河洛仓原是明代建的官仓。到了清代，这里成了灾年的备用

仓，也是“南粮北调”的中转站。河洛仓依岭而建，是一穴一穴的窑洞式廩仓。为防水淹，廩仓建在岭半腰处，地基是三合土夯筑，然后铺上白灰，再用临清大砖做地面，上加楞木，再铺松板，上有气孔，外有水道，每廩都有编号。

一层一层的廩仓，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顺序排列，十分壮观。廩仓下边，是仓署的官衙。官衙正门进去，有官厅、科房、量房、签房，四角有警钟哨楼，那是库兵们住的地方。离官衙不远，还有专用的晒场，马厩。走过晒场，就是供漕运专用的码头了。

在河洛镇，没有人不知道仓爷的。

仓爷姓颜，名守志。是河仓爷的仓书。他因有一络眉毛是白的，早年有人叫他“颜白眉”，再后就没人敢叫了，都叫他仓爷。人们更知道仓爷袖筒里有一只袖珍仓鼠，约半寸长，脊灰肚白，不时会把头探出来，“出律”又缩回去了，这是仓爷的心爱之物，叫“白公公”。

仓爷虽只是河洛仓的仓书，算不上要员，但在仓署衙门里，却

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仓爷有一绰号，人称“颜神算”。仓爷的两只手能同时打十二架算盘。一账算下来，从东到西十二架算盘噼里啪啦一阵脆响，声音圆润、节奏分明，就像是一支乐队。上边凡有查询，仓爷就是活账本。

仓爷早年曾做过铺廩，他的师傅是前任仓书。师傅在世时，把一手好算一笔好写留给了他。常年，他在仓房里跟老鼠斗法，一斗斗了很多年。鼠们一听见仓爷的脚步声，就会从“气眼”逃亡，可仓爷把“气眼”设计成了翻斗状，内附鼠夹，夹得鼠们叽叽乱叫。后来鼠们改走地沟，仓爷又在地沟里设了机关。就这么斗着斗着，斗出感情来了。尔后，他就专门托人从南边买了这么一只“白公公”。

仓爷喜欢吃霜糖豆腐，连“白公公”也喜欢这一口。每天傍晚，仓爷都会到仓署斜对面的康家饭铺来，找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要上二两好酒，一碟花生，一碟瓜子，一盘霜糖豆腐。小酌，慢慢品。另外，店家再送上一个小碟，碟里放两小片霜糖，那是专门给“白公公”的。菜齐了，稍倾，“白